

※ 韓南教授紀念專輯 ※

韓南教授追思紀念文

宇文所安* 著 王 翎** 譯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韓南先生與世長辭。韓南曾任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衛特·托瑪斯 (Victor S. Thomas) 講座教授暨《哈佛亞洲研究學報》編輯委員，並於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五年間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他先後在紐西蘭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求學，畢業後一開始於亞非學院教書，後來到了史丹佛大學，於一九六八年來到哈佛。他在哈佛執教三十年，於一九九八年退休。在韓南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期間，適逢東亞局勢產生劇變，與學社最初成立時的背景已截然不同，學社在他的扶助下走出一條能夠應對局勢變動的新路線，也延續支持人文學科的傳統。

他在擔任哈佛東亞系系主任期間的成就斐然，校內其他自主管理的院系組織免不了有各種行政職務需要有人兼任，他也當仁不讓，而且做得有聲有色。他教出的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又將所學繼續傳承下去，徒子徒孫皆是這個領域中的佼佼者，以傑出的表現向韓南老師致敬。在竭誠為大學行政體系和其他單位服務奉獻的同時，韓南對於研究的熱情絲毫不減。

韓南在學者中無疑具有祖師級的地位，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研究中國近代短篇小說所得的極富開創性的成果：《中國白話小說史》(1981) 及《創造李漁》(1988)。韓南後續又完成了李漁的短篇小說集及小說《肉蒲團》的英譯本(1990)。李漁這位明末清初的作家精擅買賣、生活鋪張，韓南則以內斂而慧黠的英文散文完美地為他發聲。李漁的作品在之前就已受人推崇，但是大部分仍未有人深入探究，是韓南讓他搖身一變成為最熱門的中國近代小說家之一。

韓南對於所有認識他的人的影響，一如他對學術界的影響，廣大且深遠。他

*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

** 王 翎，專業譯者。

的翩翩風度，他的仁慈心腸，還有好脾氣，會永遠留在他的同事和許多學生的記憶裏。中國人相信文如其人，遺作之中音容如在，所以每當我們翻開韓南的著作，就會再聽到他的聲音。

就我對韓南的認識，倘若他看到我們寫的這些致敬褒獎之辭，一定會覺得極度不自在。但這是謙謙君子必須要承擔的。

除了韓南，我還沒有碰過誰像他一樣，受到稱讚時打從心底感到不自在。我得說故意讓他臉紅真有種促狹的趣味，因為他臉上的紅暈是我看過最紅、最光采盎然的。

記得我和韓南時常坐在他的辦公室裏談話，談學問、談學生，談我們需要為所上做些什麼。韓南走了，我感受到的不僅僅是失去一位摯友及好同事，也是失落了一個世代，失落了一種在我認識的人裏幾乎只有他最能恰如其分地代表的處世之道。在《伊利亞德》中有一個耳熟能詳的片段，葛勞可斯在戰場對上比他更為偉大的戰士戴奧米迪斯，於是發表了一段演說，在其中將人生比喻為世代更迭的葉片。可是我覺得不怎麼恰當，每一個世代似乎都有獨特的性質和美德，當這個世代結束，這些美德也隨之永遠地遺失了。認識韓南的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他是個君子，真正的君子。

我性烈如火，他溫潤如水；當我犀利不留情面，他總圓融為人設想。於私於公，韓南在待人接物上展現的優雅風範和高貴情操，在現在已經很難得見。並不是說輩分比他晚的我們比較差，只是這樣的為人處世之道，從此失落不復存了。

韓南身兼多職，但是我認識他這麼多年，從未見過他想謀求什麼職位。他認為兼任行政職是公民的義務，在其位就盡力謀其事，等到卸任了，就能鬆口氣繼續從事教職。他的專業是做學問和教學，不是當教授。他想做的，是研究、寫作和教書，這是他的志業，更是他的遺澤，遠比一長串的職銜和兼任職務時的功績還要寶貴。他的學生將傳承的遺風餘澤帶入今日的世界，但那些美德未必會一直受到這個世界的歡迎。

韓南勤懇踏實地持續推動東亞系創系，後來的繼任者也接續努力。我在一九八二年來到哈佛，回想我參加的第一場系務會議，再比較現在的系務會議，其間的變化簡直不可思議。

我第一次和韓南交談的時候人在紐黑文 (New Haven)，那個晚上平靜如常，韓南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哈佛在招人（我還不知道這件事），邀我到系上演講。當時

我從來沒考慮過要離開耶魯去哈佛，韓南的邀請讓我開始思考這個可能性。耶魯在當時是文學研究的重鎮，我在耶魯已經取得終身職，待得也很愉快，而且一般對於哈佛的印象是人文領域比較弱。後來我之所以倉促間做了決定，關鍵大概就是認識了韓南，覺得和他共事非常愉快。當時我還真不知道去了以後會是什麼狀況。

在這裏有好幾位，都是我有幸和韓南一起教過的學生。韓南接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的時候，我有點氣惱，覺得好像只剩下我來扛這個包袱。不過在那個年代，需要找人的職務還很多，能夠接任的人卻不足。

韓南對哈佛的貢獻，就是培育了無數英才，還有留下傳世的著作。我知道韓南的學生對他的敬愛之深，而認識他的人也明白，只有閱讀他的作品，才能在字裏行間一瞥讓這位「君子」真正有血有肉的機智和淘氣。

他剛生病的時候，跟我說了他將科克蘭街九號的辦公室清空的事，說他一開始先將舊文件整理分類，接著忽然露出淘氣歡快的神情：「然後我決定把它們全都扔了——之後就覺得好過多了，也輕鬆多了。」我多麼希望他能再活久一點，好好享受那種輕鬆的感覺，繼續做那些他如此熱愛又做得如此出色的事。我也好希望他能再陪我們久一點，讓年輕一輩的學者能有機會認識他——這位老派的文人君子、學者中的最佳模範，連臉紅都如此完美，心裏還住著一隻淘氣精。

老友，一路好走。

